

2025年第34期新闻稿：我们的反法西斯主义呐喊：他们休想通过



《塞瓦斯托波尔尔保卫战》，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杰伊涅卡（苏联）作于1942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步入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足以让人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相关的一切深恶痛绝。这座纪念馆距离卢沟桥（又称马可波罗桥）不远，中国人民就是在此桥打响了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北方的战役。馆内最触目惊心的部分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陋残暴行径，例如南京大屠杀（1937-1938年）；731部队在哈尔滨实施的骇人听闻的生物化学战和难以言说的人体实验（1936-1945年）；以及日本军队为关押充当其士兵性奴的慰安妇而设立的囚牢。

穿行于馆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持久的战争清晰跃入眼帘，在这场战争中，数百万中国平民丧生：即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从1937年持续至1945年的战争。相关数字令人震惊：至少2,000万中国平民和士兵死亡，8,000万人沦为难民，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30%的基础设施被毁，上海半数以上建筑坍塌，当时中国首都南京80%的地区化为废墟。日军实施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实为全方位的种族灭绝（例如，1942年在河北省某村庄，日军向藏有八百名农民的地道灌注毒气，致其

全部遇难）。



《到前线去！》，胡一川（中国）作于1932年。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持续引发争论。然而，毋庸置疑，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苏联（2,700万，相当于澳大利亚现有人口数）和中国（2,000万，相当于智利现有人口数）。苏联的相关数据来源众多，包括1942年为调查战争罪行而设立的特别国家委员会（Extraordinary State Commission）。首个此类**审判庭**设于克拉斯诺达尔（北高加索），当时红军刚于1943年1月4日从纳粹手中夺回纳尔奇克。该审判庭在城郊的一条反坦克壕中发现了数千具遭毒气杀害的遗体。而早在两年前，即1941年，纳粹最高指挥部已制定所谓的“饥饿计划”，意图从苏联手手中夺取粮食，导致420万苏联公民死亡。

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估量的数字，此处百万人遇难，彼处数千人丧生，别处又有十万人死亡。试问哪个统计局能承受得住如此可怕的死亡账簿？



《莉娜·奥德纳》，何塞·M·庞斯（西班牙共和国）作于1937年。

值此反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战争结束八十周年（1945年9月3日）之际，“拒绝冷战”集体发布我们称之为《圣地亚哥呼吁书》的宣言，呼吁抵制战争、维护和平。我们希望您能阅读并传播这份宣言，以期如1950年《斯德哥尔摩呼吁书》那般，让数百万人将“他们休想通过”（no pasarán）作为我们的口号：

战争是对人类创造力、生命价值和共同地球家园的终极背叛。

八十年前，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唤醒了至今仍威胁全人类的空前恐怖武器。

无数人为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而献出生命；其中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更是做出了非凡的牺牲，承受了最沉重的代价。

他们的英勇无畏不仅值得铭记，更需要我们行动起来。

我们拒绝帝国主义和贪婪助长的无休止暴力循环。

我们渴求和平、正义和共同繁荣的未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世代保护地球。

立即裁军，结束军事化，共建万物皆能茁壮成长的世界。



《书贩》，张菊（中国）作于1945年。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于8月15日在阿拉斯加举行会晤。这是七年来俄罗斯总统和美国总统首次进行此类会谈（上次会晤是在2018年，当时普京和特朗普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会晤）。此次会谈未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且也不太可能看到美俄或美中之间紧张局势的实质性缓和。但是，这些对话仍十分重要。它们标志着外交手段的回归，是推动和平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从加沙到苏丹的暴行地图不断震撼我们的灵魂，但世界各地已不存在对进一步开战的渴望。在普京与特朗普进行峰会期间，教皇良十四世慨叹：“如今，可悲的是，我们在暴力于全球蔓延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这种暴力对人性的任何悸动越来越充耳不闻、越来越不敏感。”这种“震耳欲聋且充耳不闻的”暴力再真实不过；正如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仍坚持对巴勒斯坦实施种族灭绝的态度。

无论是发动暴力还是保持沉默，都发人深省，尤其是置身于战争本身的轰鸣中时。无怪乎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城战（1941-1944年）并就这场战争写下超现实主义诗作的根纳季·戈尔（Gennady Gor）（1907-1981年）最终成为杰出的科幻作家。战争本身即带有科幻色彩：将最先进的技术用于最野蛮的行径。以下是戈尔在数百万人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而献身的围攻期间创作的诗作：

厌倦言语的小溪
对水说自己不偏不倚。
厌倦沉默的流水
突然再度呐喊。

他们休想通过。

热忱的，

Vijay